欽定四庫全書

樂全集卷二十二

論事

西事諮目上中書

宋 張方平 撰

一冠毋犯邊輒擾戰大將議者以為諸將各有親隨軍隊舊事此令不行故將帥接戰左右逃潰無以禁制在禺觀之此是軍中政令招討經畧司所當處置昨好水之敗任福等皆沒士卒散亡

一賊每入寇常以羸形誘我師將吏貪愚相躡而入其伏中以敗賊用此一策三覆王師即如昨三川之事若懷敏擁重兵依險要之地堅壁而勿與戰令諸寨柵嚴備以守即賊遂敢引兵深入頓於堅城之下攻則勢不能克留則無糧道可恃退而有重兵乘其後此豈與我持久之勢哉以是揣之必未敢越懷敏而趨渭州也故賊惟利速戰多方詭計務以致我也況我屢北之衆氣索勢衰賊驟勝而不驕法令明而衆整愚常以為此賊

雖無大志遠畧其實良將也以任福葛懷敏等抗之殆未可與之決勝負於一旦今制賊之術莫如勿與之戰但能全師嚴守賊必不敢深入若輕有趨軼而我以逸擊勞以輕銳邀重齎據要害以制勝庶幾乎其有功也一竊思前後所以覆軍殺將張賊氣喪國威使邊事至此未有勞還之期者其大失在於主將不親臨行陣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惟祀與戎君所當親之所以為重也自古行師何嘗有主將不至營陣者三代春秋時

督之出偏師使遥牽賊後逼立異竟不奉命至使賊
如蹈無人之境因以平豐州東寧遠麟州幾陷今雖僅
存勢已孤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一不動念但恐涇
原廊延即有警急亦必不能如首尾之相為救也陛下
曲全事體乞還竦舊官與之一郡遂其自全之計且精
擇逐路守將使人自為功家自為固量其邊勢配之兵
力仍於永興益置重兵以為諸路根本以為人心鎮重
春秋擇遣重臣出巡邊春則量禦備之力遷其軍馬入

和約濟其貪婪實用此賊困我意在坐收其弊以是慮之則今關中輕重之勢天下安危之形在涇原矣某雖泣官臨事粗有風力然未更重任恐不易當此劇賊又新蒙奬擢中外未之信服至於三路舊宣力人見其驟為之伍顧亦心有憚然且今來涇原人畜殆盡兵馬亡幾一路蕭然無藩籬之限此時施為經置動繫機宜乃老將之所難非全才而孰與成敗所寄理無試可切惟朝論更加審察必不得已或於三路中替換一人且當

其用心委之集事仲淹元奏只乞世衡暫到慶州教其
部下營田及所請獲允世衡已到即復留占一昨罷省
二帥分為四路使人自為守家自為備逐路將吏稍得
力者則其主帥各所惜之世衡既元隸延州忽為仲淹
奏奪如罷籍續有論列則朝旨將安適從若諸路皆然
互相侵競矛盾之釁恐從此始況世衡新承恩命方領
使名宜推公共之懷以體朝廷之意環州管界雖接賊
疆牧守之材終易推擢今夫衛邊之策惟足食為先臣

論雄州杜惟序事

臣昨到雄州見就移杜惟序知滄州蓋左遷也切以雄州守將委任甚重惟序雖未能有長才遠畧察其識用頗為通審去春已來值邊多事隨宜應副無大曠失臣比在朝聞議者多以昨萧階之來惟序不合專遣通判接伴入界其時事宜蓋北人已釋兵聞朝廷未弛備戎帳不自安於燕京以故遣階走馬來使又涿州牒報先約定過界日分詳此事理惟序倉卒處置蓋慮止之別

密副使止除防禦使陛下優矜邊寄特示恩榮今四人者職皆直學士官郎員外而乃正其名使之總戎厚其祿使之撫下本朝之意豈為薄詰命已頒章奏沓至妄生意見覆為疵嫌就或強拜乃懷大慊甚焉者致欲繫獄請罪當之者猶以班叙為辭朝廷一切含容君命益成輕削臣誠愚褊竊獨憤然儻陛下之威命行朝廷之政令舉罰戮在後爵賞在前必信如春秋不測如雷霆使中外僚寀震懾奔走則天下之智力不勝其用矣

何故屈大公之法伸羣下之私如是之惴惴為哉昔有
志於尊主庇民者遭世多難感慨投袂徒以大義激烏
合之心猶足以外攘敵國內寧社稷若據土宇握士衆
聞國有急觀望晏然乃以王家夫豈如此儒臣猶爾使
武人暴夫顧望倣效則履霜堅氷漸不可長也此臣所
以竊懷憤惋實為宗廟深慮若中使回奏其諸路有不
奉詔伏望聖斷特遣朝臣之通識理體者按問其狀嚴
行責削以謹下之銜勒以正國之紀綱思患預防古之

約迴不得收留切以今來邊機雄州廣信軍實為耳目若非諜人往來探報敵中動靜何從聞知凡我諜人即彼姦賊為利誘使致家死地事泄於彼故當我歸此不收留使之何適若來無生路去為大戮爾後諜人豈復為用邊臣守將坐成聾瞽朝廷先事制勝之術疎矣其梁濟世伏望指揮沿邊安撫司令與資遣候到關特與量材處置所貴邊臣有以使諜人朝廷有以責邊臣此之事機極為要切

本道亦不得閒雜差使遠出其一路巡檢使臣縣尉諸
捕盜官吏使得廉察其能否勇怯而升黜之所部郡縣
强惡之民累犯罪禁者械送本司酌情法移配有冦盜
結集之處量其勢力督遣巡檢等領兵甲捕逐若賊羣
黨稍衆則本路鈐轄親督吏兵會合掩殺漢制刺史太
守率以盜賊分數為最負其賞罰條目乞自朝廷比議
指揮所與郡縣武備氣勢相應萠芽不逞望風知懼肅
清盜賊消弭厲階

又

臣前在諫院累曾論郡縣武備所陳意見朝廷未加精察比來軍興多事賦役煩數顧亦天幸而屢有年豈游之民猶聚為盜至擁旗鼓入城邑殺吏堂堂無所憚不幸而荐饑民艱食勢必羣聚蜂起為盜或數輩匿村閭至聚吏兵千計縣鄉為之殘敝而不能時擒即氣燄稍盛兵連禍結豈在邊患也漢唐之大業未嘗無邊境之患至或長驅而犯宮闕然無害於根本之固及黃巾巢

為虛名今能稍付事權自可外張形勢計諸藩郡有兼
提舉兵甲處其為要地自用重臣鎮守自餘地望稍輕
亦領此名者不過七八誠選用有風望方畧之士以任
長吏各於本路除鈐轄或都監一員量其路分輕重提
封近遠約置兵之數令於本郡及所部州軍見兵中選
取壯強集成指揮因昨所置武衛為名而廩給之若見
管兵籍取不足則令招募及數明降朝旨更不揀選調
發赴邊亦不得輒差遠出內有逃亡隨即完補所有器

甲必令精良每道選差班行使臣一兩人或令長吏薦
舉比監押巡檢資叙專管教閱若所部郡縣有寇盜結
集之處即量事勢發卒赴應使之統領追捕其所捕州
軍都監監押巡檢縣尉諸色盜官吏令得察廉其能否
勇怯以聞而升黜之若所部郡縣強惡奸蠹之民得以
檢察追逮按情科罪移配遠方若賊羣黨稍衆鈐轄都
監親督吏卒會合掩殺自餘賞罰科條更自朝廷比議
指揮如此則不惟壯郡縣武備抑稍復方鎮事體庶以

式遏寇虐消除暴害

請申勅諸道兵甲司專督盜賊事

伏以兩浙一路仍歲饑歉近京東西河北等處今歲大無禾麥自秋久旱首種不入必恐向去人戶多有流移或奸游不逞聚為寇盜昨海州奏盜殺巡檢縣令未見擒捕朝廷舊制委諸道提舉兵甲司專督盜賊至如兩浙則杭州提舉浙西越州提舉浙東京東即青徐兗鄆各兼此職比來諸道領為虛名伏乞特降詔旨申明條

下使人情惴恐伏望聖慈深察此理特降明詔應今日
以前傳習妖教人並與除罪內情涉不順徒黨已成者
即令勘奏今日已後仍敢傳習者並依新勅施行夫制
天下之動者待之以靜而已使事循於理淑慝有辨則
安天下之道也

論天下州縣新添置弓手事宜

今月某日本路轉運司牒錄到勅黃以近日諸處揀移
兵士上京慮恐州縣別有盜賊特添弓手淮備防護者

茲誠朝廷約用兵農之法深戒本末之備者也伏緣天下州縣之長吏通明之才甚鮮每詔令頒下雖晝一丁寧及其施行猶不能詳舉儻又示之大體約束不盡則諸郡縣承用者駭人自為見措置垂宜況今所差弓手遍於天下賦役大事理宜均當經始出乎多算慮終無乎少弊臣誠淺識早塵詔選敢以千慮上裨萬分其勅文有條制未盡事件及臣外有所見八條謹具列于左一勅文逐縣除舊管弓手外據見管主戶每一千

戶差點弓手五十人一萬戶五百人如不滿千戶及萬戶已上據今所定分較比量差點者伏以天下大縣有及五六萬戶者若縣管主戶五萬則所差二千五百人非惟人數過多民戶煩弊或地處遠險或歲逢荐饑或守令非人或姦猾乘隙聚兵資寇亦不可以不過虞也欲乞諸萬戶已下縣所差人數一如敕文處分即萬戶已上亦以五百人為止緣雖大縣不可以無備雖大縣而選兵五百亦足以自衛矣如此則輕重之勢平臂指之力均矣

一勅文弓手須於見管帳籍主戶差點者只如臣州管內戶籍有升降帳所管主戶二萬二千三百有餘此蓋官吏升降帳所管主戶三萬七千六百有餘此乃州縣戶口歲有增益之數也而州縣賦役各受俸約此戶口數也桑功帳並歲上於戶部有五等戶版簿常所據用切慮逐處拘於帳籍二字致有點差異同欲乞明降處分州縣止以見用五等版簿見管主戶數為準則天下之役均焉

一勅文所差點弓手其第五等戶如委實貧闕雖有丁
數即不得一例差點者乞令諸州縣先從物力人丁最高戶
差點第一等不足即差第二等第二等不足即於第三等
比並資產丁行高強者點定所有合供州縣色役依舊
輪流差遣見供州縣色役者暫免弓手已畢役者却充
弓手非惟先富強而寬貧弱夫高貲之人各有護惜家
鄉親愛之意故必重於犯法至於合用器仗亦有力置
辦各得精好自然天下差點事體均當

之時據數給付事畢隨納當令官吏點檢其有損動即
審次給出各令修撰
一勅文所差弓手每五十人內選差會武藝有身手者一名
充節級每五百人更選有家活好身手能武藝者一名充指
揮使者伏以內地州縣與河朔所置鄉軍本備戰守
之用故依軍法立為階級以相攝制又逐州軍各屯強兵勢足
彈遏今內地州縣人不習兵但財力相雄富役貧強暴寡
其兼并豪猾之民居常猶吞噬貧弱為鄉邑害況公使

以天下州縣人戶大抵貧多富少遂縣五等戶版簿中
等已上戶不及五分之一第五等戶常及十分之
九故國家諸雜賦役每於中等已上戶差科所以惠貧
弱也今富強之家盡占為弓手即諸雜科配悉出於貧
弱倘又姦吏因緣騷擾即縣鄉益困今若分番教習每
歲赴教止四十日而官與之食富強之家未為有損而
乃盡免差配貽患下戶欲乞令州縣諸雜差配一切仍
舊但嚴行條約所差弓手除教閱外州縣不得有勾抽

習不精移易簿帳減削糧食諸事其逐縣令佐各行勘罰其弛慢甚者具事聞奏乞朝廷嚴行黜責右具如前臣以不材猥蒙郡寄區區之誠勉思裨補苟有所見輒奏朝廷伏乞聖慮裁擇儻有可行事件伏乞畫一列為條目頒下州縣使榜揭之戒勑官吏務在舉行

睦州奏請州學名額及公田

臣聞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故三王四代盛德之世上自天

是遠方之俗仰霑天子之光特與恩賜州學名目并乞於管內荒逃係官田內量給十數頃以給學糧選官以領其教職置籍以會其物費庶游學之士獲安肄業之所使郡為鄒魯家為洙泗風化所被恩施甚美

戚離訣更有悔心中道逃散安能防遏既不敢各歸本土
聚依崔苻遠近相應展轉結連或姦豪之有謀乘郡縣之
無備其勢一擾必勞安輯此其不便三也
一今京東西路頗為饑歉民既艱食居常猶為寇盜一夫
首難奔赴必多此其不便四也
一强壯弓手各在郡縣未去農業若朝廷用漢代更之術
因唐防秋之法入耕出戰遞為防戍則是農不去業兵不
乏備不因幣廩之積常得丁壯之人今既籍為正兵處之

連營則其衣食財用終身仰給縣官此其不便五也

一已降御札冬至將行郊禮遠近郡縣尤宜肅靜

夫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者百姓也綏之斯和動之

斯危武有七德安民為本事規未兆敝猶不救若

又迫之是啟亂也則朝廷之憂不在四鄙夫禍起所忽

慝生有階秦之勝廣漢之黃巾唐之巢讓是皆始于烏

合之衆此其不便六也凡此六患昭然在目不可不深

慮不可不過防臣以一介賤微見識淺近誠不足以參

同紛起但恐使人一出民心一搖後雖悔之或所難及
願朝廷審加圖議事不憚改追還所下逐路轉運司宣
命停所差官勿遣實天下幸甚國家之福也懷懷丹誠
竊冀昭納

論弓手強壯充軍不便事

近覩宣命差官往陝西等四路募強壯弓手之充軍者
事甚不便已於十九日具狀奏論未聞朝廷別有處分
臣不勝憂疑敢再論其事至諸名募之狀已具條陳今

所以致禍難者但恐朝廷之憂不在邊鄙而在四郊之外矣向者羣盜竊發潛匿山谷發卒數十倍捕之猶不能即擒久乃幸得自潰近日州郡奏報比比有姦盜相聚又京東西旱澇相仍民方艱食正月向盡首種未入朝廷尚須留意安輯振其不足更下此令民心謂何凡民之籍者四路不啻三十萬人今各不自保於去留之間此其構扇唱和可不過為防慮萬一不逞之輩乘隙嘯動臣恐郡縣官吏不棄城而遁即拱手就拘雖以墨

翟之智不能以無備守也以陛下神聖威德而宗廟之靈天贊神助則臣非所敢知若專以人事料之但見危形未見安理往者唐氏自高祖至懿宗傳十九主矣其間戎狄侵軼數至畿甸大盜滔天輿駕出狩屢矣而卒全大業者所恃民心不去根本未搖信令尚行也及懿宗之世南蠻陷交州大起天下兵轉貨食以事之徐方戍卒相率回戈連陷江淮遂啓仙芝巢讓之寇生民塗炭因此危社稷今日之舉唐鑒未遠也夫賢智之謀

不減二十萬人也夫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天下之事
宜均之大者賦役為大矣伏乞聖慈特賜裁慮
請選湖南安撫職司長吏等事
湖南蠻猺久為寇患跨連數郡被其毒害比來委任劉
沆楊畋等以便宜從事兵連禍結屢致沮傷損國威靈
陷民塗炭湖湘之外賦役煩興因循五年賊勢益大抄
掠殘暴不可勝計夫以唐室之盛其成敗之迹可得而
言自河以北即為寇境皆死命劇賊數穴深固僅二百

年然而終不敢窺覬河南尺寸之地至懿宗朝緣安南之亂發方鎮之卒戍之遂有龐勛之事天下緣此以至瓦解龐勛一卒非有雄材重勢但以患弭於豫防禍生於所忽爾則朝廷之憂不專在於西北也若劉沆之輕疎揚畋之迂率近已除代而罷之然劉蒙之詳雅清介以當鎮守之地可矣其臨事制變恐難獨任本路轉運使提點刑獄亦恐未盡推選宜為擇遣材謀精敏之士俾相協贊以共圖議諸緣溪峒州長吏並乞檢校簡才

以處務同綏集以救數郡生民之命

請監防交阯人事

近聞交阯遣人入貢見已在道頃來朝廷以其外藩小國諸事忽易之緣路至京並無防閑恣其出處與州縣交通交阯近歲併占城邑其勢稍張又與廣南邕儀諸溪洞蠻婚姻連結今湖湘猺賊尚未夷剪嶺表遐遠事宜留意向來國家所以待夏州人使事可為戒也欲乞特遣小心廉慎幹事使臣一員密諭之意令往前路押

特強役屬之爾去冬彼以衆臨河西自謂拾芥之易既而遁散以歸内羞諸國且疑我之納夏人既羞且疑則其起辭生事思有逞於我豈保無他夫兵危事也不當易言之若信好可繼朝廷豈願事北敵即事至於不獲已亦在上下奮勵講所以折衝之策圖所以式遏之算河朔之兵不啻三十萬邊境千里塘水居其八得以專力而控其要害城邑樓櫓守在九天之上若頓重師瀆魏中山堅壁而勿與戰清野以待其敝出奇伺便邀其

重歸是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矣且彼久與中原通甘心豢餌其貴人習於驕佚其部人不練於戰鬬於其末俗衰敝已甚而又母子兄弟內結疑隙上下離貳持去就心此其亂危之形中國可乘之機會若朝廷有意於遠畧幽薊可圖也尚實能為中原患哉誠陛下震其威靈廟堂審其計議內外文武各致其力使彼一舉而不得志不有內變必有外叛諸國勢且瓦解山後之地天其或者使復合於中土未可知也臣願陛下思患預防

考謀事先秋氣漸清宮殿涼爽時因燕閒延對大臣俾
各盡其謀猷以定其帷幄一日有邊境之急庶無倉卒
之擾今西疆粗寧縱不保其久未有旦夕之虞也其將
校可任者稍徙河北使得與士卒相服習漸諳土俗至
於選官吏峙糗糧繕器械葺廨牧皆今切務而可以素
備者也備而未用為政之常臨事紛紜何以鎮靜此皆朝
廷熟之論而儒生之常談臣忝在近班愚慮所及不
敢自隱惟宸鑒裁擇

所知或有智勇堪任將率勤幹可治錢穀但其才用明有所長者各舉三數人俟其舉上陛下以暇時御便殿將所舉奏面質舉者其前來已試用之迹及將來堪任使之狀使據事實陳其行能衆以為然即與進用不惟拔擢得人亦可以見大臣知識之深淺但用得其才人思陳力即可以下集衆務上分憂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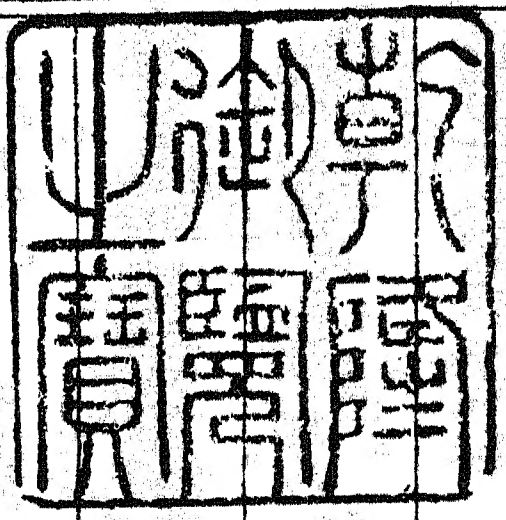
請選擇河北沿邊守臣事

臣頃年奉使見北邊塘水瀰瀰如江湖間有淺深舟車

皆不可渡蓋占北疆三分之二敵心依依南望而跼蹐
抑知此之為憚也國家與北通且四十年所以經畫禦
備茲實功利之大者其塘北州軍若雄霸州廣信順安
安肅永靜等軍尤為要害何哉有此州軍則塘水之險
為我有無此州軍則塘水之險飜為敵用自慶歷二年
為敵要盟更易誓書緣邊州軍不得添屯兵馬邇來諸
州軍戍守漸虛臣計河北備豫之策莫此為大使敵而
見此利盜機竊發出於不意龍衮取一兩城則四十年功

臣近因減省緣邊供輸之勞紓天下物力之困今雖峻行裁節精為鳩聚若會所得冀究諸費是猶益之以滄泄之以尾閭量入為出非所以持久者也伏請選擇近臣令奉明詔分使諸道就諸邊臣與之深議所以豐財裕用守備經遠之計內外相應本末同體庶幾乎功利之可舉即如緣邊騎兵計當一騎可以贍卒五人西戎出善馬地形險隘我騎誠不得與較走集也多留馬軍既不足用徒索芻粟今方北備北敵乃是用騎之地

搆邊患又董鑪娶契丹女為妻契丹與西蕃本自異類
風馬牛不相及而忽萬里通婚情實不測唐時吐蕃規
圖川蜀以維州巖險控其要害遂潛將婦人嫁與此州
閽者而生二子二十年後蕃婦所生子為內應開門以
納蕃兵維州遂陷臣詳觀西蕃向時唿厮囉瞎鑪磨鑪
角分據地界各統部族今既併合為一力量足見強盛
又唿厮囉已是年老一旦殂歿董鑪承襲其人驍悍善
鬬戰已為衆所服而又連婚契丹合從夏戎臣恐邊陲

之憂其所結連深固陰謀交通不可不過慮前西事之時寇兵雖不曾深入秦州境内然吳賊猶嘗略地至古渭以哨厮囉不與之通故不能定而還（昨修築城寨時古渭之人猶以為辭）治至事勢頗異當時今勘會秦州管下所統蕃部官一千五百餘人諸族帳共一十九萬八千有餘人騎平時羈縻外為屏蔽若緩急欲糾合不可恃以為用也而西路諸部族率多富實蓋秦州南通巴蜀控引諸蕃自關中諸路商旅之所萃又自展置古渭一帶堡寨

不勵力至於綏懷戎狄選練將帥長策遠御事在嚴廟
臣忝當方面職思其憂臆度事幾愧於愚短謹具狀奏
聞無加圖議